

尹建国

最近一段时间,晚上一睡觉便常常梦见家乡:那一片竹林、那一汪水塘、那一丘农田、那一条山路、那一句句乡亲们笑语,梦中总能享受到家乡的爱抚,闻到故乡泥土的芬芳。

十余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不算短。我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在城里住了十年,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朵浮萍,随城市的车流涨潮而去,潮落而归,难以生根。

十年前,在我背起行囊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双眼湿润。因为我知道,家乡的一草一木,从此将与我远隔千山万水。我清晰地记得,每次回乡回城时都会回头凝望,生怕我脚下的风尘会日渐模糊她的容颜,可家乡如同心头的烙印,时常在我的梦中魂牵梦绕。

记忆中,家乡是很美丽的:山林、水塘、果树、油菜花,蝉鸣、冬暖夏凉的土房老屋,还有乡亲们被岁月揉皱但温暖的脸。每天,太阳缓缓地从东方升起,整个村庄一下子便有了亮色,村子有了动静。男人们肩扛着农具,沉沉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消失在屋前。女人们随后便起了床,于是炊烟便从每户的烟囱里升起。

前几天,当我回到家乡,因扶贫搬迁家乡的房屋已被拆迁。挖土机在每家每户前忙碌,组里的一家房屋已被推倒夷为平地,倒塌的墙壁连同倒塌的岁月一起掩盖了过去。那些乡愁已然没有了身影,村庄的生命从此被截断,被翻平的土地上又将开始新的景象。

我沿着布满野草的乡间小路随意行走,在老屋废墟前转来转去,记忆的洪水汹涌而来。我仿佛看到了母亲拿着扫帚把老家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回荡着单调的扫帚扫过地面的声音,也回荡着一家人在屋前吵吵闹闹,嘻嘻哈哈欢乐的笑声……

家乡已变,我伫立在废墟上陷入深深的追忆。我家的两座瓦房已被拆除,只有屋前那棵枣树孤零零地在守望,在初冬的冷风中静静地诉说着许多远去的日子。一堆堆砖石倾倒在周围,破败的风景,一起试图掩盖风吹雨打的艰辛与疼痛,看着这一幕,还是我熟悉而温暖的家乡么?

屋前,那一大片农田还在,以前可种双季稻,现在只种玉米和红薯等作物了。面对快要消失的村庄,我的眼中仿佛再次浮现出父老乡亲们在这块土地上忙碌的身影。想起我小时候常常在这片田野地放牛,和小伙伴一起捉泥鳅,童年的乐趣至今回味无穷。看着这些因干旱而荒芜的稻田,此刻感觉到更多的是凉意,使人更加想念那些远去的日子。

最让人回味的是乡村的夜,月亮慢慢升上了树梢,将清辉洒向纯净的田野及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整个乡村都洋溢着静谧、柔和的气息。忙碌了一天的乡亲,吃了晚饭各自从家里走出来,在院前的草坪上谈天说地。叽叽喳喳的鸟雀们,也停止了喧嚣,只有萤火虫在夜色中飞来飞去。

最快乐是孩子们,他们相约出来捉迷藏。他们有的藏在草垛后,有的藏在房后用杂物把自己挡住,有的爬上树叉,有的藏到猪牛栏上的草堆里,等孩子们都藏好了,就有一个孩子到处跑着找。等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出来后,孩子们呼叫着,欢笑着,吵闹声回荡在家乡的夜空中。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读着席慕容所描画的乡愁,让我的思乡之情更加浓烈,柔软的乡愁宛若细碎的波痕,缓缓轻漾在我的胸口,低回在我的耳畔,让我的心灵受到暖暖的抚慰。

是啊,我仿佛就是家乡里的那一根草,永远生长在家乡的臂弯里。家乡里的人把我当作城里人,其实我的心从没有离开家乡。我关注着家乡的发展与变化,我牵挂着家乡的一山一水,我热爱着家乡的这片黄土地,我对家乡的依恋永远不会衰退,只会像陈酿的老酒越来越浓烈。

(尹建国,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1990年开始业余在文学园地耕耘,作品散见于中央、省、市级报刊杂志)

火

坑

方竹

火坑里,燃烧着红色的火焰,旁边堆着山里的毛柴。火坑上面放着一个铁鼎,煮着时蔬菜肴和地里的果实,尤其是入秋后的红薯,煮得最厚实,个个都是胖敦敦的。一半焖,一半煮,火房里溢满了红薯的香气。

有时候冬天的晚上还为了烤火,煮一大锅猪汤。一锅猪汤,就是一锅零下几摄氏度的水,要把一锅冷冽无比的水煮沸,需要很多柴火。枞树的叶子,我们喊“须须”,半担“须须”,还不够煮一锅汤。一边添加柴火一边烤火,空气里飞满“须须”的灰,整个头顶落满了“须须”的灰。但是我们为了烤火,一个个烤得灰把萝卜一样,满面灰尘,却因为暖和而感觉舒舒服服的。从火坑边站起来,伸伸懒腰,甩开手臂拍打几下,灰就应声而落。柴火灰从来都不脏衣服,但是柴火灰尘却脏头发,烤半天火,顶一头的灰。所以我的母亲最不喜欢烧“须须”,喜欢烧大柴、大木头,火暖得透心一点。

冬天来了,洗一个头发也不是容易的事。很多时候,谁家烤酒就吆喝着到谁家去洗头。因为烤酒的大禾叶锅,可以装很多很多的水。一边烤酒,一边换水,把热水换出来,把刚刚挑回来的水放进去。一锅锅热水,在冬天里是非常宝贵的,水有了温度,洗着温暖舒服。

冬天来了,只有烧了一炉火,大家都喜欢。哪里有一堆火,哪里就聚集一堆的人。

火坑是最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大家一边烤火,也边拉家常,边磕瓜子,谈话也是有温度的。谁家烧了大火,邻居们就陆陆续续靠拢来了。火也知道报信,劈哩叭啦火笑一声,主人就知道有客人要来了!

火笑得那么自然,一声声,像一个问候,“你好吗”?一个人来了,另一个人也来了,一下子邻居们一个个都来了。冬天里,与其说邻里乡亲,不如说一炉火亲。火坑里柴火一燃烧,旁边就陆陆续续围满了人。一担柴,温暖半日闲,一炉火一个时日。

大家被火烤得满面红光,好像喝醉了酒,火也是醉人的。

一年里,柴火要堆到冬天里来烧,平时烧柴火,都是累赘。只有冬天烧柴火,才是最好的享受,浑身暖洋洋的,舒服。

一转身就遇见了一个冬,今年的冬天,还是像深秋,只有落叶铺满每一天的归途。

小时候,落叶也是我们的柴火。用耙子抓成一堆,竹篮子一装,横着担子挑回家,放进火坑旁边,就是宝贝。放在火坑里,做得引火,做得柴火窝。火光明亮处,映照着一张张微笑的面庞。冬夜里,大家围在火坑里烧火都不要开灯点灯,大家好像躲在一场火里,关灯并不说瞎话,往事时隐时现,一件件被大家从记忆的长河里打捞出来。有些事情,大家一起经历过;有些事情,大家都陌生都好奇。倾听的人,比一场炉火还倾心。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火坑里,越寒冷,火越亲,越温情,一看到红红的火焰,像回忆的沙漏里光芒,能够瞬间照亮了我的心。

(方竹,女,邵阳县人,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



吻

唐邵宏

摄

划伤异乡人的乡愁

冬天的丘陵美(外一首)

刘艺丁

落叶缤纷

故乡的丘陵亮出了所有的美丽
一颗仁望的心跳,聆听秀风的笑声
让冬天的拷贝有了诗意
瞧,一串串火辣果实
在枝头上排成整齐的仪仗
秀风俯身,轻轻拉动一串果实
眯眼,与呼吸相接
细细品味着那股沁人果香
仿佛听到了果实裂开的声音
红扑扑的脸,敞开红外套
生成一枝最美的山花

一股凉风

从头顶上掠过
一只山鸡的鸣唱
把我的视线引向一支溪流
瞧,山莓熟了
一串串红艳欲滴,入口甘甜
让记忆翻开往事,缓缓流淌

呵,行走故乡的丘陵

冬天的阳光

被山风吹成起伏的诗行
意境清新,童年欢乐
母亲在丘陵里捡松果
我在小溪边采山莓
手握一串山莓
像母亲那串佛光悠悠的念珠
心灵明澈,思想辽阔
品尝一颗山莓
像母亲的汗珠淌进我的心田
幸福绵长

故乡的雁

你悠扬的歌声
让我静脉里的蔡山江汹涌
你一声长啸,冲破
我歌喉的疼痛
月弯如弓雁飞如箭
你把故乡的雪峰山和城市地标
拉成直线,定格成空中航标
你撞痛满天星星的眼泪
摇落一地霜花
呵,故乡的雁
划伤故乡的新月

仰望天空
人字是一颗闪亮的眼泪
啪嗒,洒落身旁的雁粪
呈现几粒黑里透红的松子
再回首是一片乡思
故乡的树开始喧哗
枞树、松树、橘树、樟树
是四季青,是冬天的盾牌
紧紧贴在我的身上
田野、菜畦、丘陵、乡音
被微信视频翻译成酸涩的回忆
长长短短的诗行映入眼帘
泪湿了一本故人的相册
亲情友情结成一张情网
在键盘上缓缓聚拢
在嘴唇上轻轻吟唱
渐渐隐退的老屋
被那支古老的小溪歌唱成最美
的回忆
富饶乡村,炊烟长生
只有母亲自酿的米酒口感未变
醇香、诱人、温馨

(刘艺丁,笔名刘艺丁,洞口县人。曾在《神州时代艺术》《湖南散文》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爱情故事200余篇)